

新观察

失语的青春困境

——汪玥含少年小说中的成长书写 □江雪

在儿童文学中,成长向来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被反复书写的话题。儿童文学作家在时代的浪潮中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儿童,尤其是青春期的儿童遭遇的成长困境反映到文学之中,以文学的方式去纾解儿童在成长中遭遇的痛苦。其中,少年小说尤为注重刻画儿童的成长困境,力图引导儿童在阅读中经受住困境的考验,并获得心灵成长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年小说中关于成长困境的书写大多集中在早期的道德品质发展与集体认同、家庭矛盾纠纷、青春期自我认同、社会价值认识与文化冲击等方面。其中,青春期自我认同与家庭矛盾纠纷带给少年人的阴霾是少年小说中常常表现的成长困境内容。汪玥含的一系列少年小说创作是此类作品的重要代表,从早期的《乍放的玫瑰》到后来《月亮是甜的》《沉睡的爱》《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等,都深入剖析了夹杂在家庭矛盾中青春期自我认同的困难,但又以独特的青春群像再现了儿童青春期成长道路的艰辛,作家笔下独特的青春群像也就是一群失语的少男少女。

汪玥含少年小说中出现的少年人无一不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失语状态,即无法顺利述说自己的内心,试图以缄默或者出格的行为来掩饰自己无法表达自我、顺利沟通的性格问题。这里的“缄默”并非专指故事中的人物从不开口说话,而是指他们无从正常表达自己内心的困惑迷茫、痛苦忧伤,他们渴望交流却无人可以交流。这类失语者的少年形象并非单一的个性,而是在总体上呈现出两类人的特征。

第一类是汪玥含少年小说中最突出的一类形象,即怯懦、阴郁甚至冷漠,但同时又自卑、脆弱的少年人。这类形象以《乍放的玫瑰》中的佟倍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的林彤、《沉睡的爱》中的林珈和《月亮是甜的》中的凌可伽等为代表。他们在人群中总是以安静的姿态出现,不主动与人沟通,甚至看上去没有和人沟通的欲望。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度渴望寻找到对象诉说,倾诉如火山爆发的心语。但环顾四周,周围的人习惯了他们的静默和一言不发,甚至不再让他们说话。《乍放的玫瑰》中的佟倍善是一个具有古典美的高中生,像古代仕女画中走来的娴雅少女。在学校,老师从未关注到成绩优秀的她,同学总是讥讽和嘲弄她。面对奚落,她最过激的反应也不过是逃离语言压力的现场,然后将自己打来的饭“扣”进垃圾桶里。在家庭中,永远是母亲刻薄呵斥父亲或严厉痛骂佟倍善的声音,而佟倍善从没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但她的内心并不平静,佟倍善常常自己跑到河边,想要把自己的不满和痛苦都呐喊出来,但最后只是“啊”了一声。“她其实是在想在这个地方放声喊叫,把胸中的痛楚都宣泄出来”,但她不知道对谁宣泄,也不清楚自己遭受的同伴欺凌、家庭压抑的沉重感究竟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当她遇见了隔壁大学研究生冷墨西以一连串的反问她交流时,佟倍善虽然没有听明白,却觉得豁然开朗。她一头扎进了和冷墨西的恋爱中,因为她在冷墨西的身上看到了交流和沟通的希望,这也正是她悲惨命运的开端。



与之类似,《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的林彤无法忘记当年哥哥为救自己而被车撞死的惨烈现场,选择以失忆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失忆也就意味着一段个人历史表述的失语,自此,林彤更加沉默、阴郁,以食物来填满自己惶恐不安而空虚无依的内心。她变成了一个胖子,在同学们的动作、语言欺凌中更加沉默、自卑。《沉睡的爱》中的主人公林珈则以冷漠包裹着自己想要表达的声音,冷漠地看着父母争吵最后离婚,以“恐血症”“名盲症”来说服自己叫不出一起生活6年的同学的名字。冷漠和癖病成为她说服自己不需要沟通的借口,她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学习中,甚至取得了连续6年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但却没有交到一个朋友。《月亮是甜的》中的凌可伽与前3个少女类似,不同的是她的情绪一直趋于平和,也有着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但“寻找钢琴王子”和“父亲出轨”这两个秘密压住了她的内心,也让她渐渐沉默,甚至情感变得脆弱。这些少女在沉默的言行和疯狂的内心冲突之间,将她们受伤的心鲜血淋漓地剥开给读者看。但在家长、教师、同学的眼里,他们只是太安静了而已。没有人试图停下来倾听一下这些失语者的声音,导致他们最后只能像佟倍善那样想说什么却只剩下河边一声没有回音的“啊”。

第二类则是以《乍放的玫瑰》中彭漾和《月亮是甜的》中的许广豪为代表。如果说,如佟倍善、林彤这类静默脆弱的失语者最开始的境况是因自身的个性造成的,那么彭漾、许广豪这类少年失语者形象的塑造则显示出汪玥含力图揭示少年人青春期成长困境——无法表达、不能表达,这是少年人共同遭遇的痛苦。彭漾、许广豪看上去是开朗乐观、像火一样热情的少年人。他们在群体中展现出了类似领导者的地位,意气风发。《乍放的玫瑰》中少女彭漾是副市长的女儿,成绩名列前茅,懂得流

行时尚又爽朗大方。无论男女都喜欢她,这个被看作是“女英雄”式的人物看上去从未失语,一直在向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发出昂扬励志的声音。但是她的内心一直有着隐忧:“如果我不是副市长的女儿,会不会不再是在现在的我?”戏剧般地,她的隐忧成为现实。当彭漾偷听到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时,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意气风发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理所当然地和父母撒娇。她的失语在于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而这说不出的痛苦也无法告诉身边那些因为自己光环聚集起来的朋友。彭漾的自我压抑是以早恋、酒吧跳舞等出格行为来把自己真正想要表达沟通的内心包裹起来,不让别人从自己的话语里听到自我真正的声音。本质上,彭漾的突然失语源于自我认同在身份揭晓后的缺失。《月亮是甜的》中的许广豪在同学、老师们的眼中是热爱打篮球的大男孩,是因为别人讨论他家事而肆无忌惮打架的富二代,也是会主动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好少年。但小说笔锋一转,借用女孩凌可伽的眼睛,看见许广豪一个人躲进小树林里如同野兽般对着树干拳打脚踢。整个过程除了嘶号以外,他几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由此,小说自然过渡到许广豪内心的不平静,借作者的笔触揭示真相:他一直默默忍受父亲家暴母亲,却不能用语言和行动去阻止,碍于母亲的哀求,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必须压抑自己内心的不平、愤怒、爱和正义,压住这些语言,才能面对自己的父母。暴力疯狂的父亲和隐忍求全的母亲让这个爽朗的少年人必须紧紧扼住自己的喉咙,用疯狂捶打树干的行为来发泄无法言说的痛苦。

因各种原因表现出各异的失语状态的少年人集中表现出青春成长的过程中遭受痛苦无可言说、无人言说的事实。而导致他们失语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家庭矛盾与亲子关系方面,

进而延伸至少年人在青春期对于自我定位和认同的失败。汪玥含针对失语者形象遭受的困境,努力以引导少年人重新敞开心扉、发出声音的方式打破失语的成长困境,实现心灵上的自足成长。因此,她在小说中引用诗歌,让少年人借助诗歌的声音抒发自我内心的真实情感,呼唤理解与认同。与此同时,少年人之间的互相帮扶与关心则成为他们走出成长阴影、重新发出声音的关键。最终,不再失语的少年人获得成长,突破障碍。但早期作品《乍放的玫瑰》中不能寻找到声音的佟倍善最终以死亡结束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永远被困在失语的年华里。

以失语者的形象表现青春期少年遭遇家庭困境、认同艰难的书写并不是从汪玥含开始的。较为典型且有影响的作品要数罗辰生的《消失的歌声》,作品中的小女孩梁丽丽原有很好的嗓音,却因为父母离婚以及父亲的再婚导致了认知与情感接受的双重困难。她悲伤过度,再也无法唱歌了。此时“无法唱歌”的梁丽丽遭遇的就是成长中家庭破裂无法承受的痛苦以及不知如何处理、接受的茫然。罗辰生以歌声的消失来表现梁丽丽的“失语”。而另一部书写失语者形象的则是殷健灵的《纸人》。作品中的苏了了面对男孩的骚扰沉默不语,幻想出纸人丹妮来交流成长的秘事,显示出她在身体与心灵成长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退避与“失语”。而相比较之下,汪玥含书写的失语的青春困境既延续了前述两部作品以沉默、失语来表现成长艰辛,但又进一步多层次呈现了少年人青春期多样失语状态,深挖了少年人青春期艰难突破失语、表达自我、渴望沟通的成长抗争。这是汪玥含少年小说创作中极为重要的特征,也是作者渴望通过书写少年人的失语与发声来慰藉、引导现实生活中“沉默”的少年人。

新书快递



《沙海小球王》周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9年11月出版



《水哎》彭翔军 著 张卓明、段颖婷 绘 接力出版社 2020年2月出版



《诗歌里的童年——孩子写给孩子的诗》王宜振、夏海涛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0年2月出版



“科幻中国系列”丛书 董仁威、超侠 主编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20年2月出版

这是一部温暖心灵的成长小说,故事发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维吾尔族小姑娘穆凯黛丝从小就有一个足球的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穿上国家足球队服,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在她遇到挫折不得不放弃足球梦想的时候,一位来自远方的援疆足球教练适时地给了她鼓励与指导,重新点燃了她心中的希望之光。这本书告诉小读者们,有了爱与勇气,大漠也能生长出梦想。

本书的故事主人公“水”是一个以卖水为生的孤儿,他不会说话,却教了“我”和整个老街。这本图画书讲述了一段属于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图画充满浓郁的民俗气息,湘西老街的一景一物、人情风貌如电影般呈现。画家还原了沱江上的湘西小镇,讲述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很多无奈,绘画的方式和文字内容非常契合,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愁绪与怀念。

本书收录了孩子写给孩子的诗,这些诗歌作品既不同于传统古典诗歌的华丽与经典,也不同于成人诗歌的智性与说教,它是中国“00后”儿童丰富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本书首次在童诗中引入AR智能技术,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诗意盎然的微动画、听到童声和专业两个版本的诗朗诵,还可以看到诗人简介和生活照片,兼具可读性、互动性与趣味性。

“科幻中国系列”丛书收录了《纳米悟空》《驯龙少年》《古币之谜》《乔冬冬与手机侠》《寻找飞行国》《地下来客》《天香》7部少儿科幻作品,丛书通过少年儿童的视角,将古今中外的历史、少年儿童的成长经历和异星智慧对地球的探索等相结合,在具有科学性、文学性和趣味性的同时,还包含了多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带有浓厚的中国味道。

评论

一切科技皆出于爱

——读海小枪枪《海啦啦太空西游记》系列 □严晓驰

母亲是带给海啦啦生命的人,寻母就意味着追溯自我的起源,因此寻找母亲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因为“自我”得自于母体,有着母体的基因和烙印,这种叙事模式呈现在故事中,主要体现在海啦啦旅途中的感悟与成长。当他体验到挫折与胜利,收获了失意与荣耀后,由衷地意识到,其实母亲一直都在自己身边:“火枪兔的身体里凝聚着你点点滴滴的智慧,所以他总是那么优秀能干。而我,也一定继承了你骨子里的正直与善良吧!”故事中的母亲其实象征着主人公海啦啦内心深处一个希望、一个“遥远”的梦,而找到“妈妈”就意味着找到了那个更好的“自我”,寻母的过程也预示着自我寻找的完成。

海啦啦出场时只有10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儿童。待到得知母亲彩虹公主的下落时,便和火枪兔一起盗取了爸爸哈里博士的飞船“苍穹之翼”,这是故事的转折点。从这时开始,海啦啦从原先依赖和崇拜父亲的懵懂儿童,成长为渴望独当一面的少年。接着,在第4个故事中,当火枪兔意外找到了“妈妈”驻留在其程序中的影像时,“妈妈”劝说他们放弃:“傻孩子,你总不会只想活在虚幻当中吧!”这虽是她对火枪兔说的话,但也是对海啦啦说的,说明此时的海啦啦对长久以来的目标开始了思考。也正是在这个故事的尾声,哈里博士对海啦啦说:“我从未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成熟少年该有的善良、智慧、坚毅和勇敢,这样的品质比什么都可贵。”海啦啦由此得到了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肯定,这也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一个少年。这时的海啦啦即将迎来他的12岁。如果将宇宙视为一个母体,那么到达贝星星球就象征着少年海啦啦的正式诞生。我们相信,在海

啦啦和火枪兔经历几番艰难和波折后,一定能够收获自我的成长。在文学作品中,创作者经常借由配角来衬托主角,配角有时可视为主角“自我”人格的分身,某些在主角身上不方便出现的言行会被安插在配角身上。在海啦啦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3个分身的形象。

其一是和海啦啦并肩作战互相扶持的火枪兔,他代表着海啦啦人格中“活泼冲动”的一面。这个带着火枪的智能兔子是由彩虹公主“创造”的,与海啦啦的生日也在同一天。并且创作者有意忽略了火枪兔的“机械”属性,而将之不断“人性化”。在《奇妙的虫洞》一节中,读者们得知火枪兔的体重为35公斤左右,这刚好是一个十来岁小男孩的体重。更令人诧异的是,不同于机器人保姆朵拉那样的“金属垃圾”,“火枪兔体内的程序会自动升级,还时不时冒出一些秘密”,这种升级功能不正是人类所有的吗?

除了火枪兔外,星达客也可视为海啦啦的分身,他象征着海啦啦性格中睿智与冷静的一面。星达客是一位宇宙神探,但他与海啦啦一样,都在拼命寻找。星达客原本所在的星球毁灭了,他也不幸失忆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来自哪片土地,哪个星球,父母是谁,年龄多大”。记忆是我们确定自己存在的依据,失忆的星达客也失去了“自我”。相信在之后的故事中,找寻到记忆的星达客也能迎来全新的发展。

最后一位隐藏的海啦啦的化身,正是文中的父亲哈里博士。海啦啦强烈的寻母意愿,归根结底出自于哈里的寻妻意愿。海啦啦在翻阅父亲的宇航日记时,发现哈里年轻时也曾体验过寂寞,经历过失败,否定过自己。这也刚好是

海啦啦和火枪兔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迷茫,在海啦啦看日记的过程中,创作者其实将父子俩成长的轨迹合一了。尽管这位父亲看似冷酷,但是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孩子的旅程,并多次出手相助。他象征着海啦啦性格中坚毅而又勇敢的一面。用心去呵护,放手去成长。正是哈里的第一次放手才成就了海啦啦后续的成长。

从火枪兔到星达客再到哈里博士,似乎暗示着海啦啦成长过程中的3个阶段,起初青涩懵懂,对未来有着坚定的目标,之后陷入困惑与迷惘,然而终究还是凭借着内心的坚持完成理想,实现自我价值。

那么,为何故事以海啦啦作为主角呢?这就涉及了这个系列故事的宗旨。海啦啦对于母亲的思念和爱是这个旅程的出发点,因此,爱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从母子之间的亲人之爱,再到民族、国家乃至宇宙之间的大爱,即是和平。故事中的科技只不过是和平与爱的外衣,所以我们看到爱一次次地战胜了科技。奇奇诺所在的哈维星球虽然科技水平不高,但居民和睦,千年不曾有过战争。生物学家唐吉博士的π射线未能带来科技的腾飞,只是将哈维星球变成了一个荒芜的衰败之所。不论是太空旅馆、π射线、虫洞技术,还是基因武器,都抵不过爱与信念的力量。整个系列贯穿始终的是哈里博士写的一首歌,这象征着不论是罪恶与黑暗、荣誉与花环,最终都是为了“描绘生命动人的诗篇”。

科技的发展并非是创作者的主要意图,正如拉达泽宇航学院的校训中所写的那样:“宇航的使命是拯救宇宙的苦难,是守护宇宙的安宁,是传播宇宙间友谊,是耕耘宇宙的幸福!”所有的科技,最终都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海小枪枪所著的“海啦啦太空西游记系列”童书,是针对童年期儿童的“软科幻”文学,适读年龄段约在六七岁到十三岁之间。中国的少儿科幻自叶永烈在1980年提出倡议以来,经历了21世纪初的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归属之争,目前形成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海啦啦的系列故事为中国少儿“软科幻”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将少年的自身成长与科技探索相结合,通过简单的人物设置与精彩的故事结构,有效地丰富了少儿科幻的画廊。

银河历2519年,一个叫海啦啦的少年,从西昌邛海出发,踏入茫茫未知之地,开启了一段险象环生的历险。贯穿故事的主线是海啦啦寻找自己的母亲彩虹公主的过程,但这趟旅程不光是冒险和成长之地,更是超越与新生之所,旅程的最终站是“自我”。